

南海出版公司

# 朋友与情人

喻大翔 著

海南作家丛书

第四卷

# 朋友与情人

喻大翔 著

琼新登字 01 号



## 朋友与情人

|      |                         |
|------|-------------------------|
| 作者   | 喻大翔                     |
| 责任编辑 | 张 桐 张建军                 |
| 装帧设计 | 杨 林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照排   | 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
| 开本   | 787×960/32 开            |
| 印张   | 9.5                     |
| 字数   | 158 千字                  |
| 版次   | 1993 年 12 月第 版          |
| 印次   | 1993 年 12 月第 次印刷        |
| 印数   | 5000 册                  |
| 书号   | ISBN 7-5442-0060-4/G·17 |
| 定价   | 7.00 元                  |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 序

韩少功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是最接近日常生活和最没有法则的文体，也就是说，是技术帮不上多少忙的文体。散文是心灵的裸示和坦露。一个心灵贫乏和狭窄的作家，有时候能借助技术把自己矫饰成小说、诗歌、戏曲、电视剧，但一写散文就常常发怵，一写散文就露馅。如同某些姿色不够的优伶，只愿意上妆后登台，靠油彩博得爱慕，而不愿意卸妆后在乱糟糟的后台见客。

造作的散文，无非就是下台以后仍不卸妆，仍在装腔作势，把剧中角色的优雅或怪诞一直演到后台甚至演到亲朋戚友的家。

这样看来，散文最平常也最不容易写好。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心灵本身是否具有力量。

大翔的散文写得热情、纯静、细腻，因为他就是这样活着的。南迁海岛五年了，他远避闹市，持守书房，乐于在一棵树、一片雪、一声鸟鸣、一次重逢或告别中发掘诗情和哲理，并由此感受到生命的丰富。如果说我们的世界只是我们感受中的世界，我们的生命只是我们感受中的生命，那么相对于有些人来说，大翔的世界更大，生命更长。这是散文对于他的意义。

大翔勤于探索，笔墨路数不拘一格，既有工笔式的写实，也有梦幻式的写意，从总体上看，他越来越注意让散文贴近日常人生，一个个汉字越来越多地散发出生命现实的体温。在长期以来被现代“台阁体”式的造作之风和浮艳之风所毒害的散文领域，他力戒矫饰，洗却铅华，以自由和朴素的姿态走入人群，家常话切入读者的心灵。这是他对于散文的意义。

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只是生命的一种语言表现。

大翔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一些弱点。第一本集子的出版，是可贵但又不值得频频眷顾的起点。作为他的邻居，我愿意看到他继续在散文的幽径上独吟，穿越我们每个人心灵中不断涌现的精神黑暗，走向辉煌黎明。

1993年3月

# 目 录

|               |         |
|---------------|---------|
| 序.....        | 韩少功 (1) |
| 门 .....       | (1)     |
| 朋友 .....      | (4)     |
| 写信 .....      | (7)     |
| 江上 .....      | (10)    |
| 大江小舟 .....    | (11)    |
| 玉兰凋落时 .....   | (13)    |
| 窗前草 .....     | (15)    |
| 黄山醉月 .....    | (17)    |
| 九华山醉雾 .....   | (22)    |
| 奇潮记 .....     | (27)    |
| 蛇年话蛇 .....    | (29)    |
| 风之手 .....     | (31)    |
| 蚂蚁的故事 .....   | (34)    |
| 夜走牙龙湾 .....   | (38)    |
| 牙龙湾之冬 .....   | (41)    |
| 府城换花节 .....   | (45)    |
| 海边红树林 .....   | (50)    |
| 鹿回头之夜 .....   | (55)    |
| 日月伴我走天涯 ..... | (58)    |

|                             |       |
|-----------------------------|-------|
| 树的象征 .....                  | (65)  |
| 球迷 .....                    | (72)  |
| 足球的童话 .....                 | (76)  |
| 过年 .....                    | (83)  |
| 雾雨 .....                    | (86)  |
| 写情书 .....                   | (89)  |
| 唱歌 .....                    | (93)  |
| 走路 .....                    | (99)  |
| 骑车 .....                    | (104) |
| 荒情六幘 .....                  | (110) |
| 情人 .....                    | (122) |
| 梦语 .....                    | (133) |
| 红土地上的署名者——我记韩少功 .....       | (144) |
| 开拓散文的荒漠——记林非 .....          | (150) |
| 诗空的飞马——访著名美籍华语诗人非马<br>..... | (152) |
| 三毛死了 .....                  | (156) |
| 妙比生花 .....                  | (158) |
| 阿昕 .....                    | (162) |
| 可雨 .....                    | (166) |
| 28岁，我知道什么？ .....            | (169) |
| 冰纹 .....                    | (175) |
| 我的书斋 .....                  | (180) |
| 爱情又要回来了 .....               | (183) |

几回梦里到故乡…………… (186)

海宁潮随想…………… (198)

南方是何方? …………… (203)

冬天…………… (206)

春心 春辛 春兴…………… (208)

除夕的晚上…………… (211)

望“梅”止渴…………… (213)

两种性观念…………… (216)

说与行…………… (219)

闲话广告…………… (222)

文学的游泳…………… (225)

海口梦游…………… (228)

失望的星群…………… (232)

香港日记…………… (236)

## 附录

喻大翔的散文 …………… 林非 (271)

书致喻大翔 …………… 王维洲 (276)

孤寂的荒野独行人——我看喻大翔和他的

散文 …………… 宋剑华 (281)

心灵的小溪流——喻大翔散文印象…林琳 (286)

## 后记

我与散文…………… (289)

# 门

人走进很多门，又走出很多门。

很多门你就走不出，很多门你也就进不去。

最宝贵的生命之门是母亲为我们敞开的，也许是生命的喜悦，也许是生命的苦痛，也许是扑向漆黑，也许是扑向明亮。她为这门的成熟几乎改变了自己，衣带渐窄，皮肉臃肿，步履艰难如企鹅，不管怎么说，母亲在挣扎在呻吟在流血。而你，在哭泣，一出门就用特殊的语言表示了对世界的惊恐和不信任，皱纹飘扬如老头如乞丐如智者。此后就走向真正的地狱之门——死亡。这门虽然不十分切近也不十分遥远，但可感到、可冥想、可听人描绘，甚或经常有一刹那的触摸的可能，敞开这门的是另一位母亲，那是很多人很激动很情感很豪放也很盲目的比喻：大地。我不知道他是否慈祥是否理智是否绝情，我只知道他用自己的肌肉做成穴，做成坛，做成冢，再做成碑：门牌号码，让人们踏进他的门里去。至于天堂之门，喻某却从未见人腾云驭雾飘飘欲仙叩开什么月宫什么星球。有人虽然拿着奇异的钥匙，却绝不是云层之上。

门的形式与质料太多：长的圆的方的拱形的钢的铁的铝合金的木的竹的藤的，镀金的镀铜的镀镍

的饰红漆黑漆图案大钉带门铃窥视孔以及带人带枪带电话带秘密录像的，无奇不有。门外套更大的门，门内套更小的门小门更是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纵横掉阖风流倜傥弄得你晕头转向不知所云的门。古色古香斑驳陆离的城门宫门且不说演出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读不完全读不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身为角色每天被吞进去吐出来的房门室门车门校门厂门店门又有多少不可预测的故事。乡间的柴门还能轻掩么，还有风姿绰约一尘不染的少男少女舞蹈着来去么？有的门不断有五彩缤纷的东西流进流出，热气腾腾如潮如火，而有的就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苍白单调贫乏，只不过这世界多了一道缺口一块伤痕，让人作廉价的观望遗憾同情，而已。

我是走过许多门，我也没有走过许多门。同是一样的门，也未必家家让进家家能进家家想进。不一样的，更高更大更严更漂亮的，则是未进门去先带锁。不得不进，更是愁肠百结惴惴不安有一个东西在猛力踢你的脑门心门。至于各式各样壁垒森严的门，看过则可，我真怕稍有接近，被他们叉起，摔到街上，像欧·亨利笔下的苏贝那样，只好“无可奈何”溜之大吉，说是“花落去”真是让人怀疑有抬高自己的嫌疑。至于像蒙太奇一般需要晃过很多头像流过很多瀑布才有资格拜访的门，更是我的幻想、我的奢望、我的悬崖，我永远被如此那般的门拒之门外，认了。

我们远远近近的祖先大约都喜爱门，并且在门

字上大做文章。譬如海门荆门，譬如大东门小东门，譬如永定门神武门，譬如“门第”之门。有人就可以神气活现威威武武敲你的门闯你的门踏你的门封你的门砸你的门，有人就只好弃门而逃，流浪于所有的大门之外。而有的人，永被囿于一门之内。带“门”的路一定令人兴奋，也令人想尽千方百计，这叫“有门路”，管它前门还是后门。铁板一块走投无路称“投告无门”、“没门”，可见门这玩艺真是充满秘密，气象万千呢。也许，有一扇门本该是你的，可那钥匙就是被些活在另一扇门里的人捏着，想搬进一堵门，你先得膜拜很多次的很多门。

一些门不断在关闭，而另一些门总在设法开启，但我真担心公元的年号数字积累越高，名目繁多的门会越来越络绎不绝。多一个门其实就多了一把锁，多一个守门人，多一道关卡。可叹的是，如今山水风光也被“门”起来了，像黄山像九寨沟。不过，比起那些可怕而无形无迹的门来，我宁可买票抬起头来扩充鼻孔大大方方进山门，在自然的水里雾里一喜一忧一死一活，这痛快。

# 朋 友

得一个知情知心的朋友，比得到一个情人，一个妻子还令人愉快。

做情人苦得很。装大方，陪笑脸，藏小心，说话办事总想着一种风度，睡到半夜里看窗外有月亮，无端的激动就涌来，把瞌睡给浪费了。

成为妻子则很可能就是麻烦。什么买菜呀，做饭呀、洗碗呀。你不想的事她偏要你想，你不做的事她偏要你做。最头疼的还是经济，还是你的家庭我的家庭以及那种错综得像郑州站的关系，搬错了一次就要撞车、伤人。温情与倾慕早已变成追忆与怀想。

朋友就是一种自由，一种潇洒，一种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精神上拥抱一体，此外一切都排好了一段美妙的距离。门一关，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世界。打开门，迷濛的雾里，飘摇的雨里，狂暴的风里，就有同行者，就有一个小站。泥泞沙漠与沼泽却往往叫人走得开心，走得忘乎所以，走得想唱一支歌。

为了朋友的聚会你可以忘记家庭。一瓶红高粱一包兰花豆一小时一通宵，吹得天旋地转，聊得日月无光。所有的无聊就从这儿来，所有的懒惰就从这儿来，所有的牢骚就从这儿来，所有的失望就从

这儿来。佛家的苦，道家的空，好像都集于你一身，就是释迦，就是庄子，也要花钱来买。那种无聊的开心呀，那种痛苦的痛快呀，比所有的欢乐还欢乐。也许，就在一刹那，朋友一拍胸一蹬腿一赌咒一痴呆继而一高呼：得干！于是大家都痴呆，都蹬腿都赌咒都高呼都干又都拿许多的东西出来。

巨大的灾难来了，朋友也来。不声。不响。你要的也有，不要的也有。而带亲带戚的却逍遥着去了，也不声不响。成功的乐音有时在远方响起，嫉妒你的人眼里冒绿火，朋友却要糖吃要烟抽要好酒喝，你于是流行最繁华的大街最高级的商店，买来兴奋与奢侈甘愿让朋友分享近乎飘渺的幸福。为了别人，为了社会，为了一种无端，你大哭，你大怒。朋友沉默着，或是笑，不陪你流泪，也不拿刀杀人，你却可以一泄千里又可以戛然而止，那种会心会意恨不得把他劈了。你发作，你蛮不讲理，把所有的垃圾都堆在他那儿，他一点也没有污染的感觉，这是朋友。但是，你离了谱，你昏了头，你黑了心，你有歹意，你想钻营，你想拍马，你欺负弱者，你不人道，不够朋友，他雷电交加唾沫直飞用巨大的轮子将你碾成小不点。之后又玩笑，又亲亲我我，又把盏临风荡气回肠，也是朋友。

得到一个好朋友谈何容易？是福气，是奢望。假如你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朋友，那种寂寞与悲哀将在你的骨子里生根开花，一年四季都成熟的果子会把你的仓库装得满满的，无人启运。你得反省，

是你周围没有真正的朋友还是你不配做别人的朋友，抑或缘分还未到？假如，好长好长年月的朋友不得不离开你，你的肉体还在，你的灵魂却被抽走了一半，那空间是多么荒漠而可怕啊！如果你的朋友有意背弃你，你得看看。若他的头昂着，你会感到自己多么肮脏、多么卑劣，他的眼睛就嵌在你心里，无须更多的人证明，你是世界上最有权利被人认为是值得背弃的人；他的头低着，让他走好了。

是真的，得一个知情知心的朋友比得到一个情人一个妻子还难得多。要是那朋友成了你的情人又成了你的妻子，成了妻子也还是朋友，无论你怎么骄傲都不过分，无论你怎么激动也不算铺张。

培根说，人生短暂，一个好朋友实际上使你得了又一次生命。其实这太不洒脱，死后何必去管它！在你生平，若实实在在有一个或多一些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同时生活了几辈子。

# 写信

写信的事不容易。

上礼拜我曾一气写了两夜的私人信件，数了几遍还是差一封到五七三十五封。短的数行，长的也只数页，可见我写信并不敢马虎。能有这般成绩，是我善于把来信积于案头，然后一并敬复。

每一封信都是发出和寻求必要而特殊的信息，倘若我一星期内收不到一封信，焦躁、孤独、被冷落被遗忘被抛弃的感觉就猛烈袭来。事实上，写信就是参与社会生活，在更广阔的环境里旅行自己的足迹、语言音容笑貌与情感意志。只有把自己封锁起来的人才不需要书信，只有满足狭小环境的人才不需要书信，只有没有师长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情人的人才不需要书信，只有无话可说无字可写的人才不需要书信。倘若有人告诉我：只能说话，不能写信，那我先就死了一半，最后连话也不会说，直至死完为止。

写信是个颇讲究的活儿，用什么样的笔，选怎样的信封与纸，字是规矩些、随意些还是狂放些，如何称呼，如何签名才有分寸或有意越过分寸，写多长，信封的书写与布置怎样更适度更漂亮，这都凭了两人关系的程度而特别是写信人的情绪与意图。

完成一封你满足的信，那是多么轻松，多么惬意，顺便就敲着笔杆哼那么几句在你潜意识里藏了很久的歌。当你读到一封得意的信，你就会激动，会赞叹，也在别人给予的文字的旋律里摇头摆尾吟哦不已。

我还没有搜集到世上最古老最现代最曼妙最丑恶最平易最深奥最高兴最忧伤最荒唐最一般最长或最短最重或最轻的信是怎样的，倘若建立一个书信博物馆，那将是我们人类精神一项很有妙趣的收藏与展览呢。我只知道很绝望的地址是“乡下爷爷收”，这是万卡干的，然而他本人并不知道这地址有什么错。我听说的短信就只有一个标点符号，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超过这短之极限的。亚历山大·吴尔柯曾有一信，有人说是美国慰唁信中最短的：“亲爱的奥第：你这幸运的浪子！你与那位动人的女子，一同度过40年快乐的日子，我多么羡慕你！”最奇特的信不知是不是台湾诗人罗青的《一封关于诀别的诀别书》，这很难说明白，就引予读者：“卿卿如晤：/提起笔/就想给你写信/抓起一张纸/三行两行的/一写就写到了/这里/既然写到了/这里/也只有写到/这里了/就此打住/敬祝/平安愉快 意洞手书/西历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黄历四六八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夜 附笔/信中所写/绝对与信中/所没有写的/任何事物/无关 又及/此信 万一被/史学家/考古家/批评家/编选家/或偷窥狂/看到了/敬请/视而不见/高抬贵手”不仅形式特别，是一首后现代诗，而且内容特别，你不知道它究竟写了什么，但

确确实实不能不说是信。里面的信息，如我等庸常之辈，是无法接收到的。世上离奇的信一定很多，然而，我们知道得很少。

等信是一种期待，一种盼望，甚而是在渴求治疗。然则扫兴的事也有。等啊等，那信在半途竟被人撕了，看了，裂痕上贴一圈白底绿字的东西，说是收到已破邮局代封。有时干脆将去信退了回来，盖上的红戳里说查无此人。而此后证明此人还在此地。可见通讯的自由并不能保证。

信，从人从言。许慎老先生的阐释，我觉得也悟出一些意思。话是由人来写，这不待言。而所写该是人话，也大都不会错，当然也不能担保就没有鬼话。倘若信上有言而无人，很可以就把它归之于匿名信之类，写这类信，第一无非是陷人，第二无非是耀己，第三是小心翼翼维护正义。再倘若有人而无言，那许是造纸厂造不出纸，制笔厂制不出笔，墨水厂流不出墨，只好沉默。再再倘若既没有人也没有言，地球就死，文字也死，到了无信的时代，世界干净得好清洁。